

孤松、秋菊與歸鳥：
陶淵明的時代與其詩歌中的精神世界

香港大學中文學院
李向昇

一、陶淵明的時代及其生平

作為父親的陶淵明

《命子》

悠悠我祖，爰自陶唐。邈為虞賓，歷世重光。
御龍勤夏，豕韋翼商。穆穆司徒，厥族以昌。

紛紛戰國，漠漠衰周，鳳隱於林，幽人在丘。
逸虬遶雲，奔鯨駭流。天集有漢，眷予愍侯。

於赫愍侯，運當攀龍。撫劍風邁，顯茲武功。
書誓山河，啟土開封。臺臺丞相，允迪前蹤。

渾渾長源，鬱鬱洪柯。羣川載導，眾條載羅。
時有語默，運因隆窳，在我中晉，業融長沙。

桓桓長沙，伊勛伊德。天子疇我，專征南國。
功遂辭歸，臨寵不忒。孰謂斯心，而近可得。

肅矣我祖，慎終如始。直方二臺，惠和千里。
於穆仁考，淡焉虛止。寄跡風雲，冥茲愠喜。

嗟余寡陋，瞻望弗及。顧慚華鬢，負影隻立。
三千之罪，無後為急。我誠念哉，呱聞爾泣。

卜云嘉日，占亦良時。名汝曰儼，字汝求思。
溫恭朝夕，念茲在茲。尚想孔伋，庶其企而。

厲夜生子，遽而求火。凡百有心，奚特於我。
既見其生，實欲其可。人亦有言，斯情無假。

日居月諸，漸免於孩。福不虛至，禍亦易來。
夙興夜寐，願爾斯才；爾之不才，亦已焉哉！

家族榮耀史

- 從傳說到歷史：帝堯（陶唐）；虞、御龍、豕韋（堯之後代）；司徒（陶叔）、愍侯（陶舍）、丞相（陶青）、長沙公（陶侃）
- 祖輩偉業與德行：曾祖父（陶侃）、祖父（陶茂）、父親（陶逸？）
- 我輩寡陋，家道不興；寄予厚望，願爾斯才。
 - 四言詩，莊重典雅
 - 長子出生所作，陶淵明約二十六歲
 - 成才的盼望

《責子》

白髮被兩鬢，肌膚不復實。

雖有五男兒，總不好紙筆。

阿舒已二八，懶惰故無匹。

阿宣行志學，而不愛文術。

雍端年十三，不識六與七。

通子垂九齡，但覓梨與栗。

天運苟如此，且進杯中物。

《責子》

- 陶淵明約四十四歲時作，已歸隱
- 諸子皆不成材
- 杜甫《遣興五首》：陶潛避俗翁，未必能達道。觀其著詩集，頗亦恨枯槁。達生豈是足，默識蓋不早。有子賢與愚，何其掛懷抱。
- 宋代黃庭堅《書陶淵明責子詩後》：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。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耳，可謂痴人前不得說夢也。

《與子儼等疏》

告儼、俟、份、佚、佟：天地賦命，生必有死。自古賢聖，誰能獨免？子夏有言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」四友之人，親受音旨。發斯談者，將非窮達不可妄求，壽夭永無外請故耶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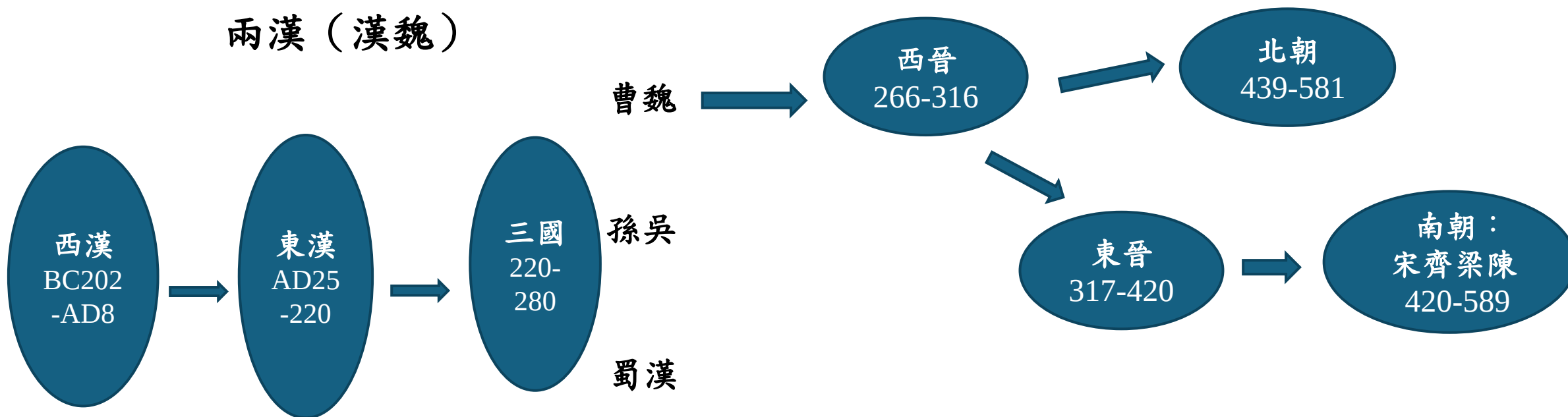
吾年過五十，少而窮苦。每以家弊，東西遊走。性剛才拙，與物多忤。自量為己，必貽俗患，僂俛辭世，使汝等幼而饑寒。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，敗絮自擁，何慚兒子。此既一事矣。但恨鄰靡二仲，室無萊婦，抱茲苦心，良獨內愧。少學琴書，偶愛閑靜，開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見樹木交蔭，時鳥變聲，亦復歡然有喜。常言五六月中，北窗下臥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。意淺識罕，謂斯言可保，日月遂往，機巧好疏，緬求在昔，眇然如何。

疾患以來，漸就衰損。親舊不遺，每以藥石見救，自恐大分將有限也。汝輩稚小家貧，每役柴水之勞，何時可免？念之在心，若何可言。然汝等雖不同生，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。鮑叔、管仲，分財無猜；歸生、伍舉，班荆道舊，遂能以敗為成，因喪立功。他人尚爾，況同父之人哉！潁川韓元長，漢末名士，身處卿佐，七十而終，兄弟同居，至於沒齒。濟北汜稚春，晉時操行人也，七世同財，家人無怨色。《詩》曰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雖不能爾，至心尚之。汝其慎哉！吾復何言。

陶淵明所處的時代

- 五胡十六國和魏晉南北朝

兩漢（漢魏）



陶淵明所處的時代

- 魏晉南北朝 (公元220年 - 589年)
- 三百多年間三十多個政權更替
- 皇權（形而上的政統的合法性）與士族（形而下的經濟、土地等實力）
- 士大夫階層：世代為官的貴族化官僚家族

陶淵明的身世

- 陶淵明 (365-427)，字元亮，一說名潛，字淵明

- 祖父陶侃

桓桓長沙，伊勛伊德。天子疇我，專征南國。

功遂辭歸，臨寵不忒。孰謂斯心，而近可得。

晉朝名將，軍功顯赫，東晉開國重臣，位極人臣

- 外祖父孟嘉

東晉名士，武昌望族

名冠州里，聲流京師，封征西大將軍

陶淵明的生平

- 二十歲前務農維生，當時社會大至安定
- 二十歲後局勢開始動盪，司馬道子、王國寶專權，政治日趨腐敗
- 三十三歲時，晉武帝被殺，新立的安帝智商有缺陷，東晉社會陷入悍將與世族的混戰之中（孫恩造反，司馬元顯專權，桓玄篡位，劉裕興復晉室）
- 這一時期中，陶淵明多次出仕
 - 江州祭酒（不堪束縛，辭官）
 - 桓玄幕僚（母親離世，回鄉）
 - 鎮軍參軍（劉裕，復興晉室的軍閥）
 - 建威參軍（劉敬宣，復興晉室的軍閥）
 - 彭澤令（上任八十多天便辭官）

五仕五辭：陶淵明的仕途

江州祭酒 (393年)

- 二十九歲初入仕途
- 「疇昔苦長飢，投耒去學仕」（《飲酒》其十九）
- 《晉書》：太元十年(385)「江州虛耗，加連歲不登，今餘戶有五萬六千。」又，太元十年至十七年，屢旱。
- 江州刺史王凝之，迷信五斗米道，人材不堪。
- 《宋書》：「祭酒分掌諸曹兵、賊、倉、戶、水、鎧之屬。」
- 《晉書》：「不堪吏職，少日。自解歸。州召主簿，不就。」

桓玄幕僚 (398年)

- 東晉名將桓溫之子，外祖父孟嘉曾事於桓溫
- 母親孟氏去世，辭官回鄉居喪
- 東晉權臣，平亂有功，擁兵自重
- 篡位立桓楚，在位八十多天，是謂桓玄叛晉

鎮軍將軍（劉裕）參軍 (404年)

- 「時來苟冥會，宛轡憩通衢。」（《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》）
- 桓玄未篡晉時的部下
- 桓玄篡晉後，劉起兵討伐
- 後滅桓玄，篡晉立宋

建威將軍（劉敬宣）參軍

- 劉裕故主，名將劉牢之之子
- 曾獲劉裕看重，又受猜忌
- 劉敬宣上表解職，陶淵明同離任

彭澤令

- 「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……彭澤去家百里，公田之利，足以為酒，故便求之。猶望一稔，當斂裳宵逝……尋程氏妹喪於武昌，情在駿奔，自免去職。」（《歸去來辭序》）
- 「郡遣督郵至，縣吏請曰：『應束帶見之』。淵明歎曰：『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？』即日解綬去職。」（《宋書·隱逸傳》）

陶淵明的生平

- 其後二十多年，躬耕隱居
- 劉裕以宋代晉，曾詔陶為著作令，陶拒絕
- 陶去世前一年，貧病交加，生活無以為繼，江州刺史檀道濟前去看望，並贈以梁肉，陶斥之
- 元嘉四年(427)，卒於潯陽

陶淵明的貧困

- 「弊襟不掩肘，藜羹常乏斟。」（《詠貧士》）
- 「在昔曾遠游，直至東海隅。此行誰使然？似為飢所驅。道路迴且長，風波阻中塗。傾身營一飽，少許便有餘。恐此非名計，息駕歸閑居。」《飲酒》其十
- 「袁安困積雪，邈然不可幹。阮公見錢入，即日棄其官。芻糒有常溫，採芣足朝食。豈不實辛苦，所懼非飢寒。貧富常交戰，道勝無戚顏。至德冠邦閭，清節映西關。」《詠貧士》其五

陶淵明的志向

- 「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經。」（《飲酒》其十六）
- 「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，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」（《雜詩》其五）
- 「日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騁。念此懷悲淒，終曉不能靜。」（《雜詩》其二）

《詠荊軻》

燕丹善養士，志在報強嬴。招集百夫良，歲暮得荊卿。君子死知己，提劍出燕京。
素驥鳴廣陌，慷慨送我行。雄髮指危冠，猛氣衝長纓。飲饒易水上，四座列群英。
漸離擊悲築，宋意唱高聲。蕭蕭哀風逝，淡淡寒波生。商音更流涕，羽奏壯士驚。
心知去不歸，且有後世名。登車何時顧，飛蓋入秦庭。凌厲越萬里，逶迤過千城。
圖窮事自至，豪主正怔營。惜哉劍術疏，奇功遂不成。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。

- 朱熹：「陶淵明詩，人皆說是平淡，據某看他自豪放，但豪放得來不覺耳。其露出本相者，是《詠荊軻》一篇。」

陶淵明的「真」

《飲酒》其十一

顏生稱為仁，榮公言有道。

屢空不獲年，長飢至於老。

雖留身後名，一生亦枯槁。

死去何所知，稱心固為好。

客養千金軀，臨化消其寶。

裸葬何必惡，人當解意表。

陶淵明的「真」

- 作為田園詩人之宗，陶淵明之仕隱出處歷來頗有爭議
- 別有政治抱負？貧而出仕，圖求溫飽？
- 忠於晉室，氣節所在，不復投恆玄、劉裕？

- 袁行霈：「陶淵明既選擇了東晉政局最動盪的時候，又選擇了最足以影響東晉政局的兩個軍府，這說明他還是關注於政治，並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。」（《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》）
- 蘇軾：「欲仕則仕，不求之為嫌，欲隱則隱，不以去之為高，饑則扣門而乞食，飽則雞黍以延客，古今賢之，貴其真也。」（《書李簡夫詩集後》）
- 《朱子語類》：「晉宋人物，雖曰尚清高，然個個要官職。這邊一面清談，那邊一面招權納貨。陶淵明真箇能不要，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。」

陶淵明的「真」

- 陶淵明在貧富仕隱之間的掙扎十分真實，並坦率的抒發；
- 他的歸隱並非單純的與世隔絕，歸隱田園，而是經過了複雜的對出處去就的思考選擇；
- 有意識尋求人生的真諦，將魏晉以來以建功立業來實現人生價值的方式，昇華為純粹以精神境界的追求來實現人生的價值。

二、陶淵明與詩歌史

先秦

- 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

漢魏六朝詩歌（四言詩、騷體、賦體）

- 古詩《古詩十九首》
- 古樂府《孔雀東南飛》
- 建安詩歌（建安七子）
- 田園詩（陶潛）

唐詩

- 初唐（初唐四傑）
- 盛唐（李、杜、王、孟）
- 中唐（韓愈、白居易）
- 晚唐（杜牧、李商隱）

宋詩

- 北宋詩（西崑體、宋詩體、江西詩派）
- 南宋詩（四大家、四靈派、江湖派）

元詩

- 宗唐貶宋
- 元詩四大家
- 楊維禎鐵崖體

明詩

- 復古派
- 性靈派

清詩

- 遺民詩人
- 宗宋風氣
- 流派紛呈（格調派、神韻說、肌理說等）

嚴羽《滄浪詩話》

- 詩有別材，非關書也；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然非多讀書、多窮理，則不能極其至，所謂不涉理路、不落言筌者，上也。詩者，吟詠情性也。盛唐諸人惟在興趣，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。故其妙處，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近代諸公，乃作奇特解會，遂以文字為詩，以才學為詩，以議論為詩。夫豈不工？終非古人之詩也。蓋於一唱三歎之音，有所歉焉。且其作多務使事，不問興致，用字必有來歷，押韻必有出處，讀之反覆終篇，不知著到何在。其末流甚者，叫噪怒張，殊乖忠厚之風，殆以罵詈為詩。詩而至此，可謂一厄也。
- 詩有詞、理、意興。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，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；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，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。漢魏古詩其象混沌難以句摘，晉以還方有佳句，如淵明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、謝靈運「池塘生春草」之類，謝所以不及陶者，康樂之詩精工，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。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。
- 詩騷經典——（建安風骨——魏晉風度）——盛唐氣象——宋詩格調

陶淵明的評價

- 劉勰《文心雕龍·才略篇》、沈約《宋書·謝靈運傳》，遍論其時詩人，獨無陶潛
- 鍾嶸《詩品》列陶淵明於中品
- 蘇軾：「吾於詩人無所甚好，獨好淵明之詩。淵明作詩不多，然其詩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，自曹、劉、鮑、謝、李、杜諸人，皆莫及也。」

陶詩的風格特點

- 鍾嶸《詩品》：「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。又協左思風力。**文體省靜，殆無長語，篤意真古；辭興婉愜**，每觀其文，想其人德，世歎其**質直**。如『歡言酌春酒』、『日暮天無雲』。風華清靡，豈直為田家語邪？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。」
- 蘇軾《與蘇轍書》：「**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**。」
- 辛棄疾《鷓鴣天》：「千載後，百篇存，更無一字不**清真**。」
- 元好問《論詩三十首》：「一語天然萬古新，**豪華落盡見真淳**。」

田園隱逸

- 田園是詩人選擇的一個具體的空間，以實踐其自我
- 「隱逸的核心問題是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問題，即社會的期待與義務如何與個人的信念和意見協調的問題。」（文青雲《岩穴之士：中國早期隱逸傳統》）
- 一位偉大的失敗者，一種疏離的、拒絕的，非迎合的文學（《五柳先生傳》中的「不」）

內在力量

- 與建安風骨激昂慷慨的力量不同，陶詩的力量是內斂的
- 詠史之作易理解，然與世疏離，拒絕外界本身就需具備力量
- 躬耕田土，切實務農，非後世的吏隱，來自土地的力量

自然樸質

- 「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，沖澹深粹出於自然。若曾用力學，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。」（楊時《龜山先生語錄》）
- 「淵明托旨沖澹，其造語有極工者，乃大入思來，琢之使無痕跡耳。」（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）
- 純粹的自然與人工的極致

三、陶潛作品選讀

- 《歸去來辭（並序）》
- 《歸園田居》其一、其二、其三
- 《飲酒》其四、其五、其九
- 《讀山海經》其一、其十

《歸去來辭（並序）》

余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。幼稚盈室，餽無儲粟，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。親故多勸余為長吏，脫然有懷，求之靡途。會有四方之事，諸侯以惠愛為德，家叔以余貧苦，遂見用於小邑。於時風波未靜，心憚遠役，彭澤去家百里，公田之利，足以為酒，故便求之。及少日，眷然有歸歟之情。何則？質性自然，非矯厲所得。飢凍雖切，違己交病。嘗從人事，皆口腹自役。於是悵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。猶望一稔，當斂裳宵逝。尋程氏妹喪於武昌，情在駿奔，自免去職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餘日。因事順心，命篇曰《歸去來兮》。乙巳歲十一月也。

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？既自以心為形役，奚惆悵而獨悲？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。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。舟遙遙以輕颺，風飄飄而吹衣。問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。

乃瞻衡宇，載欣載奔。僮僕歡迎，稚子候門。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。攜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引壺觴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顏。倚南窗以寄傲，審容膝之易安。園日涉以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。策扶老以流憩，時矯首而遐觀。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。景翳翳以將入，撫孤松而盤桓。

歸去來兮，請息交以絕游。世與我而相違，復駕言兮焉求？悅親戚之情話，樂琴書以消憂。農人告余以春及，將有事於西疇。或命巾車，或棹孤舟。既窈窕以尋壑，亦崎嶇而經丘。木欣欣以向榮，泉涓涓而始流。善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。

已矣乎！寓形宇內復幾時？曷不委心任去留？胡為乎遑遑欲何之？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。懷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。登東皋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。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！

- 最後一次出仕，自解彭澤令後所作；
- 具備詩歌特質的「辭」，介乎詩和賦之間，韻文；
- 「歸去來」六朝習語，民歌色彩；
- 開篇的問：「田園將蕪胡不歸？既自以心為形役，奚惆悵而獨悲？」結尾的答：「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！」
- 對歸隱田園的自我宣誓，對以往屢次出仕的最終回應，人生的最終選擇；
- 全篇充滿歸家的期待，以及對歸隱田園的美好想像，其中之景語多是想像，未必是實寫；
- 情感基調快樂，但同時充滿感慨；
- 松菊猶存、鳥倦飛而知還、撫孤松而盤桓

《歸園田居》其一

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。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

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。開荒南野際，守拙歸園田。

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。榆柳蔭後檐，桃李羅堂前。

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。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顛。

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閒。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。

- 歸隱田園之後所作
- 組詩的開篇，總寫歸園田居的環境和感受
- 「榆柳蔭後檐，桃李羅堂前。」
 - 《宋書·五行志》：「天下為家者，移婦人於東方，空萊北庭，以為園囿。」（坐北向南）
 - 《齊民要術》：「榆性扇地，其陰下五穀不植。種者，宜於園地北畔。」「桃李大率方兩步一根。」「大概連陰，則子細而味亦不佳。」《四時纂要》：「種柳尤宜濕地。」
- 「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。」
 - 非寫遠眺別人的村落，而是自己所在的村落
- 「復得返自然」
 - 呼應「守拙歸園田」，「戶庭無塵雜」就是息交絕遊
 - 歸身容易，歸心困難，必要節制慾望，投身農田，安於貧困
 - 純然抒懷，沒有嘲諷，沒有清高

《歸園田居》其二

野外罕人事，窮巷寡輪鞅。

白日掩荆扉，虛室絕塵想。

時復墟曲中，披草共來往。

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。

桑麻日已長，我土日已廣。

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。

- 其一總寫歸園田居之感受，是形而上精神世界上的自由，其二則具體到農事之艱辛，是形而下的現實世界的農民生活；真實務農，貼近土地，風格恬淡。
- 前兩句寫罕人事，不與俗人交往，後面便「來往相見道桑麻」，（清·溫汝能：「相見二語，逼真田家氣象，陶詩多有真趣，此類是也。」）；
- 為何專寫桑麻？
 - 《孟子·梁惠王》：「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。」桑麻衣事。
 - 種麻尤為不易《齊民要術》：「麻欲得良田，不用故墟。地薄者糞之。耕不厭熟」（注「縱橫七遍以上，則麻無葉也。」）「麻生數日中，常驅雀。」
- 「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。」
 - 非指尋常的秋冬更迭，是指無常的災害天氣
 - 《宋書·五行志》記載不少東晉年間七月、八月、九月霜、霰、雹天氣

《歸園田居》其三

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

晨興理荒穢，帶月荷鋤歸。

道狹草木長，夕露沾我衣。

衣沾不足惜，但使願無違。

- 延續其二，聚焦農事，具體寫耕種的過程，農夫一整日的生活；
- 《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》：「人生歸有道，衣食固其端。」
桑麻衣事，種豆食事；
- 「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」
 - 發揮典故而不覺，《漢書·楊惲傳》：「田彼南山，蕪穢不治。種一頃豆，落而為萁。人生行樂耳，須富貴何時！」
 - 不僅不是陶淵明疏懶耕種，相反是其勤於農事，精於農事的明證。
 - 《齊民要術》：「大豆保歲為宜，古之所以備凶年也。」「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……大豆須均而稀。」
 - 「開荒南野際」，《齊民要術》：「地不求熟」，新開荒的地正適合種豆。
- 五言詩的簡遠，含蓄渾厚

《飲酒》其四

棲棲失群鳥，日暮猶獨飛。

徘徊無定止，夜夜聲轉悲。

厲響思清遠，去來何依依？

因值孤生松，斂翮遙來歸。

勁風無榮木，此蔭獨不衰。

托身已得所，千載不相違。

- 《飲酒》組詩，共有二十首，作於辭彭澤令，最後歸隱之期。有序：「余閑居寡歡，兼秋夜已長，偶有名酒，無夕不飲。顧影獨盡，忽焉復醉。既醉之後，輒題數句自娛。紙墨遂多，辭無詮次。聊命故人書之，以為歡笑爾。」
- 《飲酒》詩不都和飲酒有關，飲酒時所興發的各種思考。陶淵明的飲酒不是狂飲縱樂，而是伴隨思索；
- 二十首詩有內在的邏輯。其一說哀榮無定，其二說福禍無常，其三，因而當求宇宙人生之道，其四，即是這一追求的過程的表現
- 借飛鳥的形象來表現

《飲酒》其五

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

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

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

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

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
- 《飲酒》其五，承接其四對人生之道的追尋，陶淵明所追尋的結果就是歸隱田園，這一首正是陶淵明歸隱後精神境界的體現
- 前四句說理，後四句寫景，轉折跳脫，別出心裁，卻又自然而然
- 千古名句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
 - 片刻即永恆，極簡單自然的語言所刻畫的一個永恆場景
 - 「悠然見南山」與「悠然望南山」的爭議
 - 兩種版本各有文本依據，無法斷定原始版本
 - 蘇軾支持「悠然見南山」，對「見」的解讀成為主流

《飲酒》其九

清晨聞叩門，倒裳往自開。
問子為誰與？田父有好懷。
壺漿遠見候，疑我與時乖。
褰縷茅檐下，未足為高棲。
一世皆尚同，願君汨其泥。
深感父老言，稟氣寡所諧。
紆轡誠可學，違己詎非迷。
且共歡此飲，吾駕不可回。

- 葉嘉瑩：《飲酒》其九是解讀整組詩的一把鑰匙
 - 田父的出現，和序文的呼應
 - 相對密集的典故運用，或隱或顯
- 「清晨聞叩門，倒裳往自開。」
 - 《詩經·齊風》：「東方未明，顛倒衣裳。顛之倒之，自公召之。」
 - 田父的身份
- 「一世皆尚同，願君汨其泥。」
 - 屈原《漁父》假設問對
 - 漁父：「世人皆濁，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？眾人皆醉，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醢？何故深思高舉，自令放為？」
 - 屈原：「吾聞之，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；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寧赴湘流，葬於江魚之腹中。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塵埃乎？」
 - 陶淵明：「深感父老言，稟氣寡所諧。」
- 蘇軾：「欲仕則仕，不求之為嫌，欲隱則隱，不以去之為高，饑則扣門而乞食，飽則雞黍以延客，古今賢之，貴其真也。」

《讀山海經》其一

孟夏草木長，繞屋樹扶疏。

眾鳥欣有托，吾亦愛吾廬。

既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。

窮巷隔深轍，頗回故人車。

歡言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

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

泛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。

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！

- 《讀山海經》組詩十三首，作於彭澤令歸隱之後，寫歸園田居的另一項生活，讀書，與《飲酒》相對。（《歸園田居》組詩：農事、《飲酒》組詩：飲酒、《讀山海經》：讀書）
- 《讀山海經》其一是組詩的序詩，總寫田園生活之美好（「欣」、「愛」、「歡然」、「樂」）
- 「眾鳥欣有托，吾亦愛吾廬。」
 - 對比《詠貧士》「萬族各有托，孤雲獨無依。」
- 「既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。」
 - 耕種在前，讀書在後。「靖節因樂而讀《山海經》，非讀《山海經》而後樂也。」（清·吳淇）
 - 耕種是田園生活的主要內容，讀書只是休閒愛好。後文「泛覽」、「流觀」。

➤ 「窮巷隔深轍，頗回故人車。」

- 兩種解讀，一種「居於僻巷，常使故人回車而去」，故少與世人來往；一種「車大轍深，此窮巷不來貴人，然頗回故人之駕。」
- 兩種解讀皆可，值得注意的是與下一句的關係「歡言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」

➤ 「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」

- 簡易如白話，自然樸素，飛來一筆，卻毫不突兀，意境極佳
- 可以寫成偶句，偏偏出以散句

➤ 「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！」

- 俯仰既是讀書，也可是耕種，也可泛指田園生活之種種
- 宇宙既是《山海經》中的宇宙，也是田園生活之宇宙，更是人生觀之宇宙
- 「樂夫天命復奚疑！」

《讀山海經》其十

精衛銜微木，將以填滄海。

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

同物既無慮，化去不復悔。

徒設在昔心，良辰詎可待？

- 歸隱後的陶淵明依然有豪放的詩句，所寫不盡是田園風光
- 精衛填海，「銜」字準確而生動，與「微木」相配，合而與「滄海」相對
- 刑天與天帝爭位，戰敗而被斬首，以乳為目，操舞干戚而不止。「猛志固常在」，勝敗不減其志，兼寫精衛。「猛志」陶淵明常用語。
- 「同物既無慮，化去不復悔。」生時不懼，死亦不悔！
- 「徒設在昔心，良辰詎可待？」
 - 悲憫精衛、刑天，徒有昔心，時不我待
 - 即使如此，「猛志固常在」